李白与永王璘“谋主”李台卿

——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诗笺证

邓 小 军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 乾元二年(759)秋,李白流放遇赦东归寻阳途中,不畏永王璘“叛逆”案的极大政治压力,在岳阳作《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仗义为永王璘鸣冤,为永王璘“谋主”、永王璘案难友李台卿鸣冤。不久,又自岳阳专程南下零陵看望李台卿。足见李白为人主持正义、冒险犯难之风骨,忠于友谊、生死不渝之风义。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用笔之隐秀,如丰城剑气;风格之温柔,如春风化雨;具有独特的艺术造诣。

关键词: 李白;仗义;鸣冤;李台卿;永王璘

中图分类号: I 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4)02-0071-09

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诗,对于进一步了解永王璘冤案[1],了解李白在蒙受永王璘冤案之后的真实思想感情和为人品格,具有重要意义。历来注家,对于此诗似尚多未解之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说:“永王失败被杀,同时他的几位‘谋主’——薛鏐、李台卿、韦子春、刘巨鳞、蔡駉,《新唐书·永王传》以为‘皆伏诛’,其实并不尽然。其中李台卿一名便确实没有被杀,李白在长流夜郎遇赦放回后还有诗送他,即《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诗作于乾元二年(759),是李白游潇湘时与李台卿相遇。诗中云‘良图委蔓草,古貌成枯桑;欲道心下事,时人疑夜光’,所说的便是永王东巡事。又云‘吾弟经济士,谪居我何伤?潜虬隐尺水,著论谈兴亡’。可见李台卿被谪贬在潇湘附近。李白称之为‘经济士’,又称之为‘潜虬’(卧龙),看来他们之间的情感并没有变。”[2]郭沫若此言,是迄今为止对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最接近实际的解释,只是过于简略,并未解释诗中大部分内容。对李白与李台卿之本事,亦不够了解,说“李白游潇湘时与李台卿相遇”作此诗,即误。本文拟对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全诗作出笺证,并讨论李白自岳阳远赴零陵乃是专程看望李台卿之本事,敬请读者指正。

一、《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仗义为永王璘鸣冤,为李台卿鸣冤

宋本《李太白文集》卷一〇《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

> 去国客行远,还山秋梦长。梧桐落金井,一叶飞银床。觉罢把朝镜,鬓毛飒已霜。良图委蔓草,古貌成枯桑。欲道心下事,时人疑夜光。因为洞庭叶,飘落之潇湘。令弟经济士,谪居我何伤。潜虬隐尺水,著论谈兴亡。玄遇王子乔,口传不死方。入洞过天地,登真朝玉皇。吾将抚尔背,挥手遂翱翔。[3]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三月,李白长流夜郎至巫山(今重庆巫山)遇赦,东归寻阳(今江西九江)途中,流连往返于江夏(今湖北武昌)、岳阳

收稿日期: 2013-11-16

作者简介: 邓小军,男,四川成都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 关于永王璘冤案,请参阅邓小军:《永王璘案真相——并释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文学遗产》2010 年第 5 期。

②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65 页。

③ 《李太白文集》,成都:巴蜀书社 1986 年影印南宋蜀刻本,第 55 页。

(今湖南岳阳)之间。在岳阳,李白与永王璘“谋主”、永王璘案难友李台卿相会。乾元二年秋,李白在岳阳作《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为李台卿赴流放地零陵(唐永州零陵郡①,今湖南永州)送行。不久,李白又自岳阳南下零陵。上元元年(760)春,李白始归至岳阳、江夏,复东归寻阳。②

李白诗题《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之“弟台卿”,即李台卿,因为同姓,故李白称之为“弟”,而省去称姓。按《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文苑列传下·李白传》:“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并见《册府元龟》卷七三〇《幕府部·连累》)《旧唐书》卷一〇七《永王璘传》:“以薛镠、李台卿、蔡垧为谋主。”《新唐书》卷八二《永王璘传》:“以薛镠、李台卿、韦子春、刘巨鳞、蔡駉为谋主。”可知唐玄宗天宝十五载即肃宗至德元载(756),李台卿为江淮兵马都督永王璘的僚佐,后来被视为永王璘“叛逆”的“谋主”之一。“弟台卿”之前所冠之“舍人”,是李台卿任永王璘之幕职所带之朝衔。

至德元载十二月二十五日,江淮兵马都督永王璘奉唐玄宗之命并获得肃宗认可,执行率水军自江陵沿长江下扬州渡海取幽州之军事行动计划。约在至德二载元月中旬,永王璘水军舰队抵达寻阳,李白应征登上水军楼船,任永王璘江淮兵马都督幕职。至二月十日永王璘水军抵达丹阳郡(今江苏镇江)横遭肃宗镇压时,李白与李台卿在水军楼船已有半个月朝夕相处的时间。李白《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诗云:“月化五白龙,翻飞凌九天。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宫阙,皇舆成播迁。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云旗卷海雪,金戟罗江烟。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霜台降群彦,水国奉戎旃。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宋曾巩于诗题下注云:“永王军中。”李白在水军楼船参与的永王璘幕僚宴会,在座当有李台卿。诗言“英王受庙略”,“水国奉戎旃”,“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言永王璘奉朝廷之命,率水军即将跨海直捣幽州,扫荡安史叛军巢穴。“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言众僚佐齐心协力,襄赞戎机,为感戴朝廷恩德,而不惜为国牺牲,志在平定安史之乱,建立报国奇功。由诗可见,李白与永王璘水军幕府诸僚佐包括李台卿相识,结下了报效国家志同道合的战友之谊。

至德二载(757)二月十日,永王璘率水军抵达丹阳郡后,被唐肃宗突然宣布为“叛逆”而加以镇压。永王璘僚属李台卿、李白等,亦被打成“从逆”,共同蒙冤遭到迫害,更促成两人患难与共生死不渝之友谊。

李白诗题《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之“江南”,是指湖南,属于江南西道。诗云:“因为洞庭叶,飘落之潇湘。”“潇湘”,指李台卿流放地湖南零陵。按唐柳宗元零陵诗《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九疑浚倾奔,临源委萦回。会合属空旷,泓澄停风雷。”以及詹锳《李白诗文系年》:“《诗话总龟》卷十六引(宋)陶岳《零陵总记》:‘潇水在永州西三十步,(出)自道州营道县九疑山中,亦名营水。湘水在永州北十里,出自桂林海阳山中,经灵渠北流至零陵北,与潇水合。二水……自零陵合流,谓之潇湘。’故零陵亦有潇湘之称。”③可知潇湘二水会流于零陵,李白诗“潇湘”,是指零陵。

李台卿是因“从逆”罪名,以乾元二年(759)秋流放到零陵。李台卿从至德二载(757)二月永王璘水军横遭镇压,到乾元二年秋被流放到零陵之前的经历,虽已不可详考,但是由李白诗中“欲道心下事,时人疑夜光”之句,可知李台卿经历了有理无法申诉的遭遇,可见,如李白曾以“从逆”罪名蒙冤下狱,李台卿曾以“从逆”、“谋主”罪名蒙冤下狱。

《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是李白为永王璘案难友所作之微言诗,犹如好友私下谈话,不需要

---

① 《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三》江南道七永州:“天宝元年,改为零陵郡。乾元元年,复为永州。”是零陵即永州。

② 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41 页。

③ 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第 140 页。

说假话。因此,此诗对于了解永王璘案真相,以及永王璘水军遭到镇压、李白遭到迫害之后李白的内心真实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微言诗主要艺术手法,是用典。中国诗歌用典艺术,是采用古典原文词语,涵括古典原意,表达今事今情。其中包括不同情况,有涵括古典片言只语即意义完足者,有涵括古典较多相关文字始意义完足者。如属后者,注家如果仅注出片言只语,而非精练而充足地注出相关文字,即是注家失职。本文愿力求避免此弊。

全诗逐句笺证如下。

去国客行远,还山秋梦长。

“客行”是婉言,暗指流放。“还山”之“山”,指故山、故乡。诗言时值秋天,台卿去国远行,故而梦中还乡路远。“梦长”,犹言梦远,李白诗中常用。如《劳劳亭歌》:“独宿空帘归梦长。”《拟古十二首》其十二:“梦长觉道远。”《秋夕旅怀》:“梦长银汉落。”只能在梦中还乡,是暗指现在台卿还在流放中。

梧桐落金井,一叶飞银床。

“金井”“银床”,井栏之美称。如《宋书》卷二二《乐志四》录晋《淮南王篇》:“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梁费昶《行路难二首》:“金井牵鹿卢。”梁庾肩吾《侍宴九日诗》:“银床落井桐。”李白常用寒秋金井,表现孤独相思。如《长相思》:“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栏,微霜凄凄簟色寒。”《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嵘。”

此二句诗言,台卿梦回家园,但见梧桐一叶,飘落金井银床。此暗示台卿流放之路途迢远,家人之孤独寂寞。

觉罢把朝镜,鬓毛飒已霜。

诗言台卿朝来还乡梦醒,身在流放之地,把镜自照,头发忽然已经变白。此暗示台卿冤愤之深。

良图委蔓草,古貌成枯桑。

“良图”,良策,指杰出的军事行动计划,典出《晋书》卷二三《乐志下》所录乐歌《惟庸蜀》:“腹心献良图,良图协成文,大兴百万军。”以及左思《咏史诗八首》其一:“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在安史之乱以前的李白诗中,“良图”多指报国建功的良策,如《赠韦秘书子春二首》其二:“披云睹青天,扪虱话良图。留侯将绮里,出处未云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在安史之乱时期的李白诗中,“良图”多指平定安史叛乱的良策。如《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自怜非剧孟,何以佐良图。”《赠张相镐二首》其二:“因人耻成事,贵欲决良图。灭虏不言功,飘然陟蓬壶。”此正是指永王璘水军渡海直捣安史叛军巢穴幽州的军事行动计划。

“委蔓草”,委弃于蔓生之荒草,比喻付诸东流。如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古貌”,形容人物高古不凡之容貌、气度。如初唐卢照邻《赠益府群官》:“昂藏多古貌,哀怨有新曲。”李白《嵩山采菖蒲者》:“神人多古貌,双耳下垂肩。”

“枯桑”,本指落叶之桑树,如李白《鲁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张子还嵩阳》:“送别枯桑下,凋叶落半空”;象喻人物憔悴苍老之容貌,如李白《北上行》:“尺布不掩体,皮肤剧枯桑。”典出庾信《枯树赋》:“东海有白木之庙,西河有枯桑之社……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既伤摇落,弥嗟变衰。”含有沧桑之意。李白此处兼有庾赋此意。

“良图委蔓草,古貌成枯桑”,言永王璘率水军渡海直捣安史叛军巢穴幽州,本来是杰出的军事行动计划,已经执行至一半进程,却由于横遭肃宗诬为“叛逆”加以镇压,而付诸东流;台卿被打成“叛逆”之“谋主”蒙冤,经此沧桑,形容憔悴,貌如枯桑,然而台卿高古不凡之气度,则仍不可掩。

“良图委蔓草”之句,乃是一针见血,仗义为永王璘鸣冤。

此二句之意义,诸家注似均失注。

欲道心下事,时人疑夜光。

“心下事”,指只能藏于心中,不能告人之事。笔者检索电子四库全书,“心下事”三字,为李白首创之词语。后人诗词颇用“心下事”一词,如宋欧阳修《减字木兰花》:“樱唇玉齿,天上仙音心下事。”刘克庄《玉楼春》:“易挑锦妇机中字,难得玉

人心下事。”《观溪西子弟降仙》:“老儒心下事,未必紫姑知。”元耶律铸《梅花引》:“漏泄美人心下事,怕拈横玉倚风吹。”李白创用“心下事”一词,明白如话,贴切地表达了出不得不隐藏于心中之意,故后人习用之。

“夜光”,夜光璧,置于堂上,黑夜能照明一室;为稀世之宝。“疑夜光”,指宝贵的价值被人敌意猜疑。其直接古典,出自《史记》卷八三《邹阳列传》狱中上书:“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路,人无不按剑相眄者。”其原始古典,见于《尹文子·大道上》:“魏田父有耕于野者,得宝玉径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邻人。邻人阴欲图之,谓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复之。’田父虽疑,犹录以归,置于庑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称家大怖,复以告邻人。曰:‘此怪之征,遄弃,殃可销。’于是遽而弃于远野。邻人无何盗之以献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贺王,王得此天下之宝,臣未尝见。’王问价,玉工曰:‘此无价以当之,五城之都,仅可一观。’魏王立赐献玉者千金,长食上大夫禄。”原典已包含宝贵价值不被人认识,遭到敌视之意。

“欲道心下事,时人疑夜光”,言台卿如果将永王璘冤案之真相告诉时人,只会引起时人的敌意猜疑,好比“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路,人无不按剑相眄”,故只有永远埋藏在心底。此指永王璘水军被诬为“叛逆”横遭镇压,台卿以“叛逆”之“谋主”罪名蒙冤下狱,有理无法申诉之情势。

“欲道心下事,时人疑夜光”,乃是一针见血,仗义为永王璘案“谋主”、永王璘案难友李台卿鸣冤。

此二句此意义,诸家注似均失注。

因为洞庭叶,飘落之潇湘。

上句典出《楚辞·湘君》:“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下句“潇湘”,即指零陵,如上所述,潇湘二水会流于零陵。

此二句诗言,台卿经历蒙冤下狱审判,因而被流放湖南,如一片落叶,飘过洞庭,漂泊零陵。按永王璘水军被镇压于丹阳,永王璘及其僚佐奔亡至江西而被杀害或被捕下狱寻阳,下狱者如李白即是从寻阳被流放夜郎,李台卿也可能是自寻阳流放零陵。

令弟经济士,谪居我何伤。

“令弟”,犹言贤弟。《诗经·大雅·卷阿》“令闻令望”郑笺:“令,善也。”此二句诗,典出宋谢灵运《酬从弟惠连》:“寝瘵谢人徒,灭迹入云峰。岩壑寓耳目,欢爱隔音容。永绝赏心望,长怀莫与同。末路值令弟,开颜披心胸。”《六臣注文选》卷二五唐李周翰曰:“言无敢望有识我心者,长怀代(世)人,无有堪与同事。末,衰也。衰老始得逢令弟,开解我心胸也。”李白诗似兼用大谢诗及李周翰注释之意。

“谪居”,此指流放。唐诗“谪居”一语,或用于贬官,如高适《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嗟君此别意何如,驻马衔杯问谪居”;或用于流人,如孟浩然《江上别流人》:“以我越乡客,逢君谪居者”。按《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天宝元年二月丙申:“制:‘天下囚徒,罪无轻重并释放;流人移近处;左降官依资叙用,身死贬处者量加追赠。’”可见唐代诏令对于囚徒、流人、左降官,区分一清二楚。同为永王璘案犯,如同李白是流放到夜郎,李台卿是流放到零陵,并非是贬官到零陵。

此二句诗言,贤弟乃是经邦济世之士,今日虽然谪居零陵,何用我来忧伤?言外之意,贤弟自有超越忧患之道,能开解我心胸也。

潜虬隐尺水,著论谈兴亡。

“潜虬”“著论谈兴亡”,典出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卷四《应嘲第四十二》:“大人君子,与事变通。老子、无为者也,鬼谷、终隐者也,而著其书,咸论世务。何必身居其位,然后乃言其事乎?夫器非琼瑶,楚和不泣;质非潜虬,风云不集。余才短德薄,干不适治。出处同归,行止一致。岂必达官乃可议政事,居否则不可论治乱乎?”李白诗之“谈兴亡”,即《抱朴子》之“论治乱”。“潜虬”,并且典出谢灵运《登池上楼》:“潜虬媚幽姿。”“兴亡”,并可参读《后汉书》卷一〇〇《荀彧传》:“况君奇谟拔出,兴亡所系。”晋高范《荆州先德传·费

祎传》:“祎为陈兴亡之故,开国建家之策。”①

“尺水”,典出《慎子》:“离朱之明,察毫末于百步之外,尺水不能见浅深,非目不足,其势难睹也。”②

“潜虬隐尺水,著论谈兴亡”,言台卿贤弟本是风云际会经邦济世之士,如今蒙冤流放,好比潜龙隐藏尺水,人不能测其真面目,却自著书阐述天下兴亡治乱之道。

当时有刘秩其人,在此可作参照。按《旧唐书》卷一一一《房琯传》载贺兰进明对肃宗谮毁房琯:“琯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与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为圣皇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宠。又各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汇、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可知肃宗朝刘秩亦被视为玄宗一边之人。复按《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附其子《刘秩传》:“撰《政典》三十五卷、《止戈记》七卷、《至德新议》十二卷、《指要》三卷。”可知刘秩著有多种“谈兴亡”之书。可见李台卿之“著论谈兴亡”,在当时本来是贤者之志业,不仅是李台卿一人如此。由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令弟经济士,谪居我何伤。潜虬隐尺水,著论谈兴亡”,参证《旧唐书》卷一〇七《永王璘传》:“以薛镠、李台卿、蔡垧为谋主”,可知李台卿才学识必有过人之处,否则不会成为永王璘之“谋主”,不会受到李白如此称道和推崇。

玄遇王子乔,口传不死方。

“玄遇”,或作“客遇”,宋本无此异文,“玄遇”于义为长。“玄”者,玄妙。《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淮南子》卷六《览冥训》:“夫物类之相应,玄妙深微。”《艺文类聚》卷七八梁沈约《善馆碑》:“至道玄妙,无迹可寻。”“玄遇”者,玄妙之相遇,不期而遇也。“玄遇”一词,是李白所创造,妥帖,幽默。“王子乔”,仙人,指李白自己。典出旧题汉刘向《列仙传》:“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

“不死方”,字面指仙家不死之药方。典出《淮南子》卷六《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恒娥窃以奔月。”以及《史记·封禅书》:“蓬莱、方丈、瀛州[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

“不死方”,暗指精神不死之道。典出《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得主而为之死,犹不死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依《左传》,为理想而死,虽死犹生;立德、立功、立言,虽久不废;皆是精神不死之道。

李白《江上吟》:“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缅纪英淑,勒铭道周。虽陵颓海竭,文或不死。”依李白,立德、立言,虽死犹生,是精神不死之道。寻绎本诗上文,“良图委蔓草”,“时人疑夜光”,所指永王璘水军行动,其理想不可磨灭,固可以说是立德,其中固有永远不死之处。“潜虬隐尺水,著论谈兴亡”,李白所称道的李台卿之著述立言,阐述天下兴亡治乱之道,亦可以永远不死。

“玄遇王子乔,口传不死方”,字面言台卿流放途中,玄妙地遇见了仙家王子乔,口传求仙不死之方。寓意言台卿流放途中,不期而遇地遇见了家兄李白,以精神不死之道鼓励台卿。二句字面带有传奇色彩,对李台卿之慰勉,高情隆谊,自在言外。

此二句,诸家注似均未得其要义。

自此以下诗末六句,字面皆顺此遇仙而言求仙,暗里寄寓安慰李台卿之深意。

入洞过天地,登真朝玉皇。

“洞”,道教之洞天,地上之仙山。梁陶弘景《真诰》卷一一《稽神枢》:“大天之内,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唐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太上曰:十大洞天者,处天地名山之间,是上天遣群仙

① 《太平御览》卷七七八引。

② 《太平御览》卷三六六引。

统治之所。”①“入洞”,指求仙。《真诰》卷十《稽神枢第三》:“三人俱在茅山之中,时得入洞耳。”

“登真”,登仙。《隋书·经籍志四》子部道经类序:“陶弘景者,隐于句容……又撰《登真隐诀》,以证古有神仙之事。”

此二句诗言,台卿越过人间天地,进入仙家洞天,登仙上天,朝见玉皇。按诗末六句写登仙,其中上二句、下二句皆寓意双关,此中间二句则并无寓意,纯写登仙,是必要的过渡连缀之句,以完成诗末六句登仙字面的完整意思。

吾将抚尔背,挥手遂翱翔。

“抚背”,表示亲爱、疼爱之动作,往往用于生离死别般之场合。如《玉台新咏》卷七梁简文帝《妾薄命篇十韵》:“生离谁抚背,溘死讵成迟。”李白《寄东鲁二稚子》:“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

“翱翔”,典出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二《明本》:“或曰:‘……为道之士,不营礼教,不顾大伦,侣狐貉於草泽之中,偶猿猱于林麓之间,魁然流摈,与木石为邻,此亦东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子答曰:‘……夫道也者,逍遥虹霓,翱翔丹霄,鸿崖六虚,唯意所造。魁然流摈,未为戚也。’”李白诗“挥手遂翱翔”之“翱翔”,是歇后式用典,字面用《抱朴子·明本》“逍遥虹霓,翱翔丹霄,鸿崖六虚,唯意所造”,指羽化升仙②,实际是暗用其下句“魁然流摈,未为戚也”。

按,《抱朴子》“魁然流摈”之“魁然”,有二义,一为安然貌。如《庄子·庚桑楚》:“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费者,唯贾人也。人见其跂,犹之魁然。”唐成玄英疏:“魁,安也。”二为独立貌。如《汉书·东方朔传》:“今世之处士,魁然无徒,廓然独居。”魏阮籍《大人先生传》:“先生以应变顺和,天地为家。运去势颓,魁然独存。”李白诗此处可以说是并有此二义。

“魁然流摈”之“流摈”,指流放。如隋末唐初法琳《破邪论》卷下:“炀帝屏除寺塔,流摈僧尼。”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隋西京大兴善寺北贤豆沙门阇那崛多传》:“因事尘染,流摈东越。”

“吾将抚尔背,挥手遂翱翔”,字面言我抚贤弟之背,与贤弟挥手分别,有生离死别之痛,而贤弟将翱翔天地之间—羽化而登仙。寓意言我抚贤弟之背,与贤弟挥手分别,有生离死别之痛,而贤弟将翱翔天地之间—流放决不能改变贤弟安然、独立之品格,贤弟并不以流放为忧戚也。

此二句,诸家注均完全失注。

同情、体贴、鼓励;十指连心之痛,俱在言外。

二、李白远赴零陵:仗义专程看望难友李台卿

詹锳先生首先提出李白乾元二年秋赴零陵之说。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乾元二年条:“旋赴零陵。(贾至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诗云:‘今日相逢落叶前,洞庭秋水远连天。共说金华旧游处,回看北斗欲潸然。’知白之去零陵在半年秋季。)”③又云:“按太白于流夜郎后之翌年,曾南赴零陵,此点自来次李诗者未尝论及。”④

李白《赠卢司户》诗:“秋色无远近,出门尽寒山。白云遥相识,待我苍梧间。借问卢耽鹤,西飞几岁还。”

按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一九《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尚书郎卢公,讳象,字纬卿,始以章句振起于开元中。与王维、崔颢比肩骧首,鼓行于时。妍词一发,乐府传贵……为膳部员外郎。时大盗起幽陵,入洛师,东夏衣冠,不克归王,所为虏劫,执公堕胁从伍中。初谪果州长史,又贬永州司户。”《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丁部别集类《卢象集》十二卷:“字纬卿,左拾遗,膳部员外郎。授安禄山伪官,贬永州司户参军。”是李白赠诗之卢司户,即贬永州司户卢象。

① 张君房《云笈七籤》卷二七《洞天福地》引。

② 葛洪《神仙传》卷一《彭祖》:“仙人者,或竦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太阶。或化为鸟兽,浮遊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间,则不可识。”《云笈七籤》卷一一《三洞经教部经上清黄庭内景经·常念章第二十二》:“行自翱翔入天路,谓升仙羽化也。”

③ 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第 139 页。

④ 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第 140 页。

按《旧唐书》卷一〇《肃宗本纪》至德二载十月己巳:“文武胁从官免冠徒跣朝堂待罪,禁之府狱,命中丞崔器劾之。”《资治通鉴》卷二二〇唐肃宗至德二载十二月:“乙丑,崔器、吕諲上言:‘诸陷贼官,背国从伪,准律皆应处死。’上欲从之。李岘以为:‘贼陷两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属皆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今一概以叛法处死,恐乖仁恕之道……’争之累日,上从岘议,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旧唐书》卷一〇《肃宗本纪》乾元元年二月乙巳:“陷贼官先推鞫者,例减罪一等。”《资治通鉴》卷二二〇唐肃宗乾元元年六月戊午:“敕两京陷贼官,三司推究未毕者,皆释之;贬降者,续处分。”可知唐朝审判安史之乱陷贼官,是在至德二载(757)十月至乾元元年(758)六月之间,卢象以陷贼官次三等罪贬永州司户,是在乾元元年六月之前。然则乾元二年(759)秋李白至零陵时,卢象早已于上年到达贬所永州,故李白得以当面赠诗给卢象。

按《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史记·五帝本纪》:“(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山海经》卷一〇《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晋郭璞注:“即九疑山也。”《元和郡县图志》卷三〇《江南道五》永州:“《史记》:‘舜葬九疑。’即此地也。”可知苍梧山即九疑山,是在零陵。李白《赠卢司户》:“秋色无远近,出门尽寒山。白云遥相识,待我苍梧间”,诗言出门见苍梧山,苍梧白云待我已久。是李白已到零陵。

按李白天宝十二载(724)之前作《远别离》①,预见到以后唐玄宗杨贵妃之悲剧,其中云:“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则李白与苍梧白云可谓神交已久。故《赠卢司户》诗云“白云遥相识,待我苍梧间”。

按李白诗题《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及诗中“因为洞庭叶,飘落之潇湘”之句,可知李白作诗送别李台卿赴零陵,时间是在乾元二年秋,地点是在洞庭湖畔之岳阳而非零陵②。如果李白作诗是在零陵,则不当曰“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

李白作《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送别李台卿赴流放地零陵,是在乾元二年秋之岳阳,贾至作《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送别李白赴零陵,亦是在乾元二年秋之岳阳。李白在岳阳送李台卿赴零陵在先,还是李白从岳阳赴零陵在先?李白遇赦东归途中忽然南下零陵,所为何来?按李白遇赦东归途中南下零陵,未见有任何其他可能之缘故,唯一可能之缘故,是永王璘水军志同道合之战友、永王璘冤案患难与共之难友李台卿流放在零陵。由此可知,李白当是在岳阳送别李台卿赴零陵之后不久,同一秋季之内,又南下零陵,专程看望李台卿。

李台卿当是以永王璘“叛逆”案“谋主”之罪名流放零陵,如李白以“从逆”罪名流放夜郎。按《唐律疏议》卷一《流刑三》:“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可知唐律以流人获罪之重轻,决定流放地点距离京师长安之远近。按《元和郡县志》卷三十《江南道五》永州:“西北至上都三千一百五十五里。”卷三十一《江南道六》珍州夜郎县:“东北至上都三千四百三十四里。”零陵距离长安比夜郎距离长安稍近,李台卿流放零陵似比李白流放夜郎之罪稍轻,但是实情并非如此。

按《唐律疏议》卷三,有“流配人在道会赦”条。卷三十《赦前断罪不当》疏议:“流人未到流所会赦者,即从赦原。”《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乃立十恶,以惩叛逆……常赦之所不原。”《唐大诏令集》卷八四乾元二年二月《以春令减降囚徒敕》:“见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其十恶反逆……等,害政既甚,在法难容,不在此限。”李白流夜郎以乾元元年春从寻阳起解,乾元二年三月至巫山遇二月大赦而放还,可知李白属于“流配人在道会赦”、“流罪以下一切放免”之列。此是因为李白是被视为“从逆”。李台卿流零陵以乾元二年秋至岳阳,当二月大赦时,李台卿如果尚在狱中,当是属于“死罪从流”;如果已流配起解,当是属于“叛逆常赦之所不原”、不在大

① 殷璠《河岳英灵集叙》:“分为上下卷,起甲寅,终癸巳。”癸巳为天宝十二载。《远别离》见于该书卷上。

② 詹锳:《李白诗文系年》:“此乃乾元二年秋太白至零陵所作诗。”第 140 页。

赦之列。无论是两种情况中之哪一种,李台卿负罪都远比李白更为严重,故遇赦不得放还。此是因为李台卿是被视为永王璘“叛逆”案之“谋主”。

李白遇赦东归寻阳途中往返江夏岳阳之间,犹在长江东西一线,南下湖南零陵,则远离长江东西一线。按《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九《江南道五》潭州:“北至岳州水路五百五十里。”又衡州:“北至潭州四百六十里。”又永州:“东北至衡州陆路五百七十里。”《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度支郎中:“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以水程重舟溯江①日 40 里计,自岳阳溯湘江至衡州 1010 里需 25 天,以陆程车日 30 里计,衡州至永州即零陵 570 里需 19 天,共计行程 44 天。乾元二年秋,李白在岳阳作《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诗,为李台卿赴流放地零陵送行,旋即又不辞 1580 里路之远,专程南下零陵看望李台卿。李白如此异乎寻常的连续行动的原因,即在于李台卿人品高贵,而负罪严重,非同寻常,而李白对于李台卿之敬重、同情、牵挂和仗义,亦非同寻常②。

现在可以说,乾元二年(759)三月李白遇赦东归,理应归心似箭,却半途流连忘返,直到上元元年(760)春才东归寻阳,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牵挂难友李台卿有关。

三、结　语

第一,杜甫当时怀念李白,作《不见》诗云:“世人皆欲杀”。可见李白因永王璘案所承受的极大政治压力。乾元二年(759)秋,永王璘案并未平反③。李白流放遇赦东归之途中,不畏永王璘“叛逆”案的极大政治压力,在岳阳作《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诗,仗义为永王璘鸣冤,为永王璘“谋主”、永王璘案难友李台卿鸣冤;旋即又自岳阳不远千里专程南下零陵看望慰勉李台卿。由此足见李白为人主持正义、冒险犯难之风骨,忠于友谊、生死不渝之风义。

第二,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诗,是私下为永王璘案难友所作之微言诗,是不需要说假话的。此诗为永王璘鸣冤,为永王璘“谋主”、永王璘案难友李台卿鸣冤,由此亦足见永王璘“叛逆”案实为绝大冤案。

第三,由《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令弟经济士,谪居我何伤。潜虬隐尺水,著论谈兴亡”,参证《旧唐书·永王璘传》“以薛镠、李台卿、蔡垧为谋主”,可知李台卿乃是李白心目中杰出的政治人才、政治学者,决非凡品。由“吾将抚尔背,挥手遂翱翔”,用《抱朴子·明本》“逍遥虹霓,翱翔丹霄,鸿崖六虚,唯意所造,魁然流摈,未为戚也”,可知李台卿安然、独立之品格,决不以流放为转移。

詹锳《李白诗文系年》说:“‘吾将抚尔背,挥手遂翱翔。’知太白有请台卿援引之意。李舍人台卿,与为永王璘谋主者不知是否一人。设是一人,则台卿必亦如季广琛辈在永王璘尚未败亡之前即已归附王室矣。”④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说:“李台卿不是背叛投降是可以肯定的。他之没有被诛,一定是有有力者保护了他,详细的情况不明。”⑤郭沫若判断“李台卿不是背叛投降”,符合李白诗意及其所反映的历史实际。

第四,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具有独特的艺术造诣,用笔之隐秀,宛如丰城剑气;风格之温柔,宛如春风化雨。

“良图委蔓草,古貌成枯桑。欲道心下事,时人疑夜光”,言永王璘水军渡海直捣安史叛军巢穴幽州,本来是大好的军事行动,由于横遭唐肃宗诬为“叛逆”、加以镇压,而付诸东流;台卿被打成

① 唐代湘水亦称湘江。《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三》江南道七:“汨水注入湘江。”岑参《春梦》:“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元结《大唐中兴颂》:“湘江东西,中直浯溪。”

② 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今观此诗似白之避居潇湘亦由于畏谗也。”(第 140 页)似误。

③ 唐朝为永王璘平反昭雪,是在近三年之后。《旧唐书》卷十一《代宗本纪》宝应元年(762)五月丁酉(十九日):“御丹凤楼,大赦:……棣王琰、永王璘并与昭雪。”

④ 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第 140 页。

⑤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 103 页。

“叛逆”之“谋主”横遭迫害,蒙冤负屈,形容憔悴,貌如枯桑,然而台卿高古不凡之气度,仍不可掩。台卿如果将永王璘水军渡海直捣幽州之真相告诉时人,就会引起时人的敌意猜疑,好比“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路,人无不按剑相眄”;故只有永远埋藏在心底。此潜在而有力地揭示出永王璘案实为绝大冤案,正是用笔之隐秀,宛如丰城剑气。

“客遇王子乔,口传不死方。入洞过天地,登真朝玉皇。吾将抚尔背,挥手遂翱翔”,字面用《抱朴子·明本》“逍遥虹霓,翱翔丹霄,鸿崖六虚,唯意所造”,谓李台卿将羽化升仙,实际是歇后式地暗用其下句“魁然流摈,未为戚也”,指流放决不能改台卿安然、独立之品格,台卿并不以流放为忧戚。此包含着对李台卿的知己、体贴、莫大鼓励,和十指连心之痛,正是风格之温柔,宛如春风化雨。

诗以用典为微言,尤其用歇后以运典,用笔精深曲折如此,在李白诗歌创作历程中,是别开生面。

第五,李白晚年求仙诗,往往是微言诗史。唐李阳冰《唐翰林李太白诗序》:“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论《关雎》之义,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辞,终惭杜预。”唐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铭并序》:“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遣余年也。”李阳冰指出李白诗有“《春秋》之(微)辞”,范传正指出李白“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同是知言。李白晚年之求仙诗,往往以“好神仙”之迷彩,如《春秋》之微辞,揭露出被权力的谎言所掩盖的重大时事真相,体现了正直不阿之诗人风骨,和“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诗大序》)的诗人品格,实为唐代肃宗之世之诗史。

Li Bai and Li Taiqing, the Counsellor of Prince Yong Named Li Lin
——Based on the Commentary and Annotation of Li Bai's Poem *Farewell to Li Taiqing Who Is Going to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Deng Xiaoju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In the autumn of 759(乾元二年),Li Bai was on his way eastward to Xunyang (寻阳) after he was pardoned from exile. Not fearing the heavy political pressure caused by the treason case of Prince Yong named Li Lin(永王璘),Li Bai wrote the poem entitled *Farewell to Li Taiqing Who Is Going to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 intending to cry out a grievance for Prince Yong, and for his fellow sufferer Li Taiqing(李台卿)who was convicted as the counsellor of the treason case of Prince Yong. Soon after that, Li Bai intentionally went from Yueyang (岳阳) southward to Lingling (零陵) to visit Li Taiqing. This fully proves that Li Bai had the quality to direct justice at the risk of his own life and had the virtue to be faithful to his friends even at the cost of his death. Li Bai's poem dedicated to Li Taiqing made a unique artistic attainment, with its writing manner as brilliant as a treasured sword and its artistic style as gentle as spring wind.

Key words: Li Bai, uphold justice, cry out a grievance, Li Taiqing (李台卿), Prince Yong named Li Lin (永王璘)

(责任编辑　郑　园)